

湯用彤全集









汤
用
彤
全
集



第一卷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汤用彤全集/汤用彤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ISBN 7-202-02518-3

I. 汤… II. 汤… III. ①汤用彤-文集②哲学-研究-文集③佛教-研究-文集 IV. B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4235 号

书 名 汤用彤全集 (全七卷)

责任编辑 王书华

美术编辑 马少华

责任校对 付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
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26.75

字 数 3122000

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2000

书 号 ISBN 7-202-02518-3/B·138

定 价 236.00(套)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1948 年,汤用彤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(巴克莱)时摄

《汤用彤全集》序一

季羨林

国学大师汤锡予（用彤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。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，如大旱之望云霓。现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慨斥巨资，出版先生全集，此真学坛之盛事，艺林之佳话。杜甫诗曰“好雨知时节”，出版者当之无愧矣。此举必能赢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赞誉，可无疑也。

一介兄让我给全集写个序。初颇惶恐：我何人哉？敢于佛头着粪耶！继思有理。我虽不是锡予先生的及门弟子，但自己认为是他的私淑弟子。从上大学起，他的著作就哺育了我，终生受用不尽。来北大工作，又有知遇之感。现在，值《全集》出版之际，难道我真的就无话可说，无话能说，无话要说吗？

我是有话要说的，而且是非说不行的。我并不想，也不敢涉及锡予先生的道德文章。在这方面，我只有学习的责任，而无置喙之余地。我所要说的与锡予先生有关，但又限于他一个人。我所要谈的是我考虑已久，别人也多有所论列的一个问题：学术大师能不能够超

越？自然科学的我不谈，只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真正的大师。我的重点是“真正的”三个字。那一些自命为“大师”或者想让别人把自己捧成大师的人，不在我谈论的范围内。

俗话说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”，又说，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还有什么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。类似的俗话和诗句，多得无法一一列举。意思只有一个，就是后人胜于前人，超越前人。从一般意义上来看，这个意思并没有错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前进，总会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，总会不断有新鲜事物产生，你能说这不是后人胜于前人吗？至于中国古代的儒者和非儒者迷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、陶渊明迷信“羲皇上人”，恐怕主要是从伦理道德方面着眼的。我想，谈到伦理道德，恐怕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了。这是题外话，这里且不再谈。

我过去对新胜于旧的说法一向深信不疑。使我的信念动摇的是一次偶然的事件。我读马克思的一篇文章，其中说：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。“魅力”而又“永恒”，不能不逼我深思。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新胜于旧的，主张人类总是前进的。希腊神话当然是旧东西，它怎么能有永恒的魅力呢？

我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，但自己的悟性不高，终于达不到很高的水平。我觉得，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，仅仅一次出现；但它们将永恒存在，而且是不可超越的。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，不论中外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，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；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，而且不可超越。论高山，比如喜马拉雅山、泰山、华山等等都是；论诗人，中国的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，西方的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等等都是；论学者或思想家，中国的孔子、司马迁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、顾炎武、戴震、王引之父子、钱大昕等等都是。画家、书法家、音乐家也可以举出一些来。他们都是仅仅一次出现的，他们如同

高山，也是不可超越的。赵瓯北的诗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历史已经证明了，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

我在上面强调了仅仅出现一次和不可超越。希腊神话就符合这个条件。但是仅仅出现一次还不行，仅仅出现一次而且必须是伟大的精粹的东西，才能不可超越。那些低矮庸陋的人物和事件，也都是仅仅出现一次的。但是他们和它们有什么值得超越的呢？它们和它们自己就会化为尘埃，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专就人物而论，他们之所以不可超越，是由于他们的伟大。若就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社会、对人类自身的了解而论，古人不管多么伟大也比不上现代人。李白、杜甫、王羲之、贝多芬、达·芬奇等等，不但不懂电子计算机，他们连原始的火车都没有见过，他们的伟大决不是靠这些东西，而是靠他们的天才。现在，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，连一个小学生知道的东西，在某些方面特别是科技方面，都比古代中外大诗人、大学者、大音乐家、大画家等等要多得多。但是，除非他们是一群疯子，有谁敢称超过了李白、杜甫的诗歌，孔子的思想，贝多芬的音乐，达·芬奇的绘画呢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，今后不会再有不可超越的大师出现了。大师还会出现的。我想改一改赵瓯北的诗：“江山代有大师出，各领风骚无数秋。”

我在上面绕了很大一个弯子，刺刺不休地说了些别人可能认为是梦呓而我自己则认为是真理的话。这些都是楔子，我的目的是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的问题。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，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。我个人认为，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，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，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，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，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，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，产生了少数一次出

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。我想以章太炎划界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。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，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，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，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。

我在上面多次讲到“不可超越”，是不是指的是学术到了这些大师手里就达到了极巅，达到了终点，不能再发展下去了呢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学术会永远存在的，学术会永远发展下去的。只要地球存在，就有学术存在。但是学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不是永远一样的，不是均衡的。在这一条大路上，不时会有崇山峻岭出现。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有新材料被发现，有新观点出现，于是夤缘时会，少数奇才异能之士就会脱颖而出，这就是大师。大师也并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能看到，又都能解决；大师解决的问题也不见得都能彻底。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余地。就这样，大师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。旧问题解决了，新问题又出现，永远有问题，永远有大师，每一个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，每一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。这一些丰碑就代表着学术的进步，是学术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。

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，一个里程碑，他是不可超越的。

1999年7月24日

《汤用彤全集》序二

任继愈

欣值《汤用彤全集》出版之际，特向读者推荐这部书。

这部《全集》包括作者早年到老年的论著，写作时限跨度较大。汤先生几乎讲授过旧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。1934年，我考上北大，汤先生为一年级讲授《哲学概论》，这门课讲得生动深入。如果能把这类听课笔记整理出来，很有出版价值。据我所知，汤先生教学的讲义，学生听课的笔记，如果把其中一部分搜集起来，数量相当可观。

汤先生不大写信，但遇到学生请教有关学术问题，他也回信。我曾保存汤先生写的关于宋明理学的信。1939年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，汤先生看过我的日记，并在日记上写了多处批语，长短不一，长的一百多字，短的一两句话。这些手迹可惜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如果这类文字资料搜集全，这部《全集》的字数会不止这些。

《全集》中的《隋唐佛教史稿》是汤先生在北大的讲义。新中国建国后，中华书局曾请

求将此讲义出版，以应社会急需。汤先生不允，说还要补充、修改。可惜先生逝世，此稿无从修订，只能照原稿出版。前辈学者对待学术著作标准很高，要求很严。这种学风，今已罕见。

汤先生生活的时代，正当新学、旧学并存的时代。他们这一辈学者，自幼受过严格的旧学训练。上一辈的文化人，如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范文澜、郭沫若等差不多都接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，文、史、哲三个领域没有过早的分科。古文，作为一种工具，运用得比较纯熟，对经、史、子、集有广泛的接触，又有古汉语的坚实基础。同时，他们又是现代人，广泛接触到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，对世界历史文化知识有广泛的了解，专业领域外的知识和工具也运用自如，这些条件是清代乾嘉诸儒所欠缺的。汤先生自幼学习英语，后来又学习梵文、巴利文，还通晓法文、日文。他也是我国第一代经过近代科学方法训练的专业学者，对古代圣贤经传不那么迷信，敢于怀疑，善于推敲，他治学的条件比前代有优势。这新旧文化的结合点，在汤先生的学术著作中有很好的体现。这是他们这一辈学人特具的优势，因而他们治文史之学可左右逢源。

汤先生治学，落脚点在中国佛教史，对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。他并不局限于佛教史，他也精研魏晋玄学、印度哲学、道教思想。他对道教的关心不下于佛教，只是没有写成著作，他的功力鲜为人知。他写的《读太平经书所见》已透露了坚实的功力。抗战期间，他指导研究生王明，论文题目为《太平经合校》。《太平经》这部道教最古老的经典，经过整理，现已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定本。我当时看到这部《合校》是汤先生手把手带着王明作出的，如果说它是师生合著也不为过。

汤先生的治学，既广博又精专，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得到文章以外的收获。汤先生的学术著作，受到同行的尊重，有人惊叹

其渊博，有人心折其谨严，有人欣赏其考订精审，不论从哪一方面接触汤先生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，认为他的著作使人信得过，好像和一个纯朴忠厚的长者交朋友，使人对他信赖，听他的话不会使人上当。我接触过不少中外治中国佛教史的学者，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、不同的国家，有不同的世界观，竟不约而同地对汤先生的著作有类似的感受和评价，这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。原因是汤先生的著作贯串着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。

20 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全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势力的凌辱、压迫，大多数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。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首都北京，中华民族带着耻辱跨进 20 世纪。

“多难兴邦”这句古训，在中国得到完全的应验。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从中受到刺激，从各个方面使中华儿女奋发图强，立志作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中国人。与 20 世纪先后同龄的有志人士，从各自的角度，迸发出激越的呼喊，焕发出智慧的光芒。这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又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。他们的成就，从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，显示了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大国之林的气概。适应时代的要求，中国出现了军事家，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，最终把外来侵略者赶走；中国出现了卓越的政治家，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改变成丰衣足食的新中国。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，即使在历史上最繁荣、最富强的汉唐盛世，还有死于饥寒的百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到了世纪之末，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正向更高的生活水平迈进。

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，还在于它既有优良的文史传统，又有深厚的人文科学的积累。正是依靠这些文化遗产，给人们提供了精神动力、精神食粮。我们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哲学家善于究天

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使中华民族无愧于世界上任何优秀民族。他们建树的文化事业，流传于子孙后代。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，不但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，也充实了世界精神文明的宝库。

办一所大学要有众多大师来支撑，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也离不开文化大师们的支撑。汤用彤先生就是我国学术界众多支撑文化大厦的梁柱之一。

《汤用彤全集》的出版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桩盛事，也为世界文化宝库添加了新库藏。事实上，在几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，他的有些著作已成为该专业的必读的重要著作，经历了半个世纪，历久不衰。

汤先生治史，重视史料的甄别，又不限于繁琐考订，而是站在应有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。30年代他指导的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《老子化胡考》，取材详备，论据周密，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。他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《老子化胡经》为伪书，这是一般考据家应当做到的，而且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，并从中清理出佛、道两教斗争的背景。如佛教史学者争论的《牟子理惑论》，汤先生顺利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，证明此书不伪，这个结论把多年来聚讼纷纭的问题划上了句号。

汤先生治学，总是从大处着眼，小处入手。由于他视野开阔，才不会局限于具体问题不能自拔，他所作出的结论，基本上经得起时间考验。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，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，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、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。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，这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。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文字以外的收获。

汤先生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大家名家治学的风格。学术界从事历史学、考据学的学者往往以占有别人未见过的资料自炫，沾沾

自喜。汤先生和一些有成就的治史学者，却不是这样。他们主要依据的是《五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大藏经》等摆在大路边上人人能得到的资料，而立论平实、朴素，不自诩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发现，却在平实朴素中见功力，经得起历史考验。以汤先生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为例，虽已逾半个世纪，仍然被海内外学术界所重视。后来出版的有关这一方面的著述，有不少优秀作品，多半是在汤著原来的框架上有所增益，没有重大的突破。原因在于其考订谨严，资料扎实，为后来人提供了继续前进的基础。

汤先生自幼患高血压，写字手颤，写文章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，下笔万言，一挥而就，而是反复斟酌，日积月累，逐渐完成的。内行人都佩服他的文章古朴、厚重、寓高华于简古，深具魏晋风骨。

汤先生治学从早年到晚年，一贯细致严谨。他治学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。早年写的《大林书评》收到《往日杂稿》中，对日本某些著名学者的著作提出批评，平心静气地说道理，并严肃指出他们对古代汉籍断句标点的错误。汤先生老年在札记中指出中国佛教无十宗，否定了多年来中国学人照搬日本佛教宗派划分方法的谬误。汤先生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中国学者，最有发言权，并善于利用我们的发言权，为国争光。反观我们学术界有些学人，生就一副奴颜媚骨，在洋人面前不敢争是非，这种恶劣影响今天还有待于肃清。

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 20 世纪，人们对人生、对社会的认识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提高。人们看到并感到现代科技的巨大作用，但人们却没有看到，由于人文科学的相对滞后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幸，甚至灾难。

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，都要根据新形势重新审视面对的社